

7
苏河弯弯
“上艇”荡起我心波

文体汇



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、
新演艺微信公众号

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| 总第 611 期 | 2021 年 10 月 24 日 / 星期日 本版编辑 / 王剑虹 视觉设计 /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xmwhb@xmwb.com.cn



■ 京剧《大宅门》海报

依托成熟作品 兼要传统创新

看京剧《大宅门》 如何圈粉年轻人

11月3日,阔别上海舞台四年的京剧《大宅门》将重磅回归,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观众们见面。四年前曾参演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新编京剧《大宅门》,凝结着郭宝昌导演70年京剧情缘、集结京剧界老中青三代优秀创作者的台前幕后,无不透出一——这是一出“演给年轻人看的戏”。

杨九红视角重塑IP

京剧《大宅门》以成熟作品为依托进行戏曲舞台改编,集合了郭宝昌、朱绍玉、蓝玲、杨少春等前辈名家坐镇,截取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中1906年前后的时间段,讲述济南府花魁杨九红因缘结识京城百草厅少爷白景琦,一见钟情而自赎跟随,虽直面不公,终难进大宅门的人生惨遇。

在经历初稿及郭宝昌的启发之下,编剧李卓群决定京剧版《大宅门》以杨九红的视角讲述大宅门的故事。这段从白景琦与杨九红在济南畅春园相遇相爱,到杨九红因出身难进大宅门,被迫与爱人分离的剧情也是原作中最具戏剧张力的内容之一,如此新颖的角度得到了郭宝昌的首肯。郭宝昌认为:“以杨九红这样一个出身与白景琦不相称的女子视点出发,也是看中了其无限接近大宅门,但没有走进大宅门,最终没有被大宅门正式接纳的特殊性,在她眼里大宅门是另一片天。”

全剧流转于济南畅春园、穿城街巷、提督府私牢、京城白府、前门胡同、火车站等场景,四场戏贯穿情感上的四季况味,白景琦与杨九红一见钟情的缱绻春意,监牢中赎身成亲的夏夜炽火,大宅门中语似霜剑的秋雨透骨,追逐逃跑途中的冬雪苍茫。最后戏曲舞台上较为少见的开放式结尾打开了时代的年轮,往事沉浮于百年的意境浓艳炽烈。

舞台感有别传统京剧

秉承着传统与创新兼收并蓄的理念,京剧《大宅门》从舞美、音乐、唱腔、服装等方面都有别于传统戏曲模式。整场戏在尽可能多地展现京剧传统表演技法外,还借用了许多其他艺术样式的呈现方式,如剧中的音乐结合了电视剧原声旋律和京剧传统唱腔板式,而人物造型则结合了传统京剧服饰形制、清末服饰元素和当代审美潮流。但同时,“歌舞演故事”的戏曲美学原则也贯穿全剧,在李卓群看来,“戏曲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,其艺术方式与迪士尼

的动画电影有几分相似,大多故事简单,但情节和人物十分饱满,在恰当处以歌舞作为填充”。

“奇缘其非无根据,痴心枉自化泪痕,一遇铁骨全不悔,辗转朱门与风尘……”,好妹妹乐队为京剧《大宅门》创作的推广戏歌《人间难得有情人》也已传唱甚广。这部颠覆电视剧版男性语境,以“江湖”对峙“庙堂”,凭“深情”挑战“规矩”,通过运用现代表达方式对传统戏曲美学重新解读的京剧《大宅门》可算是一部“新浪潮戏”。

“京剧只有和年轻人接轨,才会进步。”郭宝昌一直希望用年轻人的思路去改造京剧。2013年,李卓群的小剧场京剧《惜·姣》首演,一夜爆红。《惜·姣》的出现让郭宝昌等到了“圆梦人”,他曾说,“本子(《惜·姣》)写得太好了!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,颠覆了传统。京剧需要的是时代价值观的注入,要赶得上时代!”京剧《大宅门》在创新表演方式的同时,既回应年轻观众的需求,也为京剧艺术传承增添新动力。

本报记者 赵明



■ 京剧《大宅门》剧照



■ 美术馆里的舞蹈工作坊

这不是段妮第一次在美术馆跳舞,但却是近年来距离观众最近的一次。舞至酣时,她和公众相隔仅半米。开放式的表演带来的不仅是新鲜的观演体验,对观演双方也带来全新挑战。于段妮而言:“沉浸于舞蹈时,周边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干扰我。”于观众,段妮希望:“他们能做有准备的观赏,用手机或是拍照前想一想,究竟是来干什么的,想要获得怎样的体验。”

作为首届“跃动她影在西岸”当代舞蹈节的重头戏,马蒂尔·莫尼耶、段妮和史昂歆在西岸美术馆带来连续三日的表演及工作坊。颇具意味的是,段妮表演的其中一部舞蹈作品就叫《公众》。《公众》是法国编舞家马蒂尔·莫尼耶创作于2004年的作品,这一次,段妮携手莫尼耶重新演绎这段舞蹈。

《公众》的最初灵感便是汲取自公共和私密场所的舞蹈体验,如音乐会、派对、夜总会以及一个人的房间里。在略带摇滚风的乐曲中,始终伴随着一段沙哑、感性的女声。两段独舞建立起一种使人愉悦的舞蹈状态:观看的愉悦,被看的愉悦——也同时建立起一种有关内在的感受,以及由律动与音乐所带来的恍惚状态。

在美术馆里遇见一场现代舞,公众的感受各不相同。“我原本以为观演方式会更加自由,想象中既然是在美术馆里,自然有展品或是装置艺术围绕,动态的舞蹈艺术现场和静态的展品相交融。”事实上,表演是在多功能厅,是相对独立的类似小剧场的空间,这让陈佳带来的小型莱卡相机没有用武之地,但“能心无旁骛地看一场舞蹈,让人打开了新世界”。

“没有比在美术馆里体验一场舞蹈工作坊更减压的事。”难得抢到了工作坊的名额,为能投入地舞一次,方蕊娜特地穿了一条瑜伽裤,并在厚外套里穿了质地亲肤的宽松T恤。拥有一份爱好对忙碌的上班族而言还挺奢侈,她说:“跳舞是再忙也要坚持的事,既能运动身体,也能让我感觉自己不仅仅是活着,而且在生活。”

随着现代舞、交响乐频繁破圈,各门类的艺术或是艺术场馆也有了更多交集和互融的尝试。在91岁的上海音乐厅的艺术墙上,能看到细数城市变迁的3D光影秀;在跨界美术馆的转角处,能听到熟悉又温暖的四重奏;在上海大大小小的艺术空间,艺术的触角正不断延伸,它们连接着人们衣食住行的日常,在城市的烟火气中平添艺术的芬芳。 本报记者 朱渊

美术馆里遇见现代舞

记者手记

开演,请关机

说到期待公众以怎样的态度来观演,段妮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循循善诱:“那要观众问问自己,他们想要从演出中获得什么?在举起手机的那一刻,首先打断的是自己的观赏情绪。”

拥有40余年历史的云门舞集曾不止一次来上海演出,几乎每次大幕拉开前,开创者林怀民都不厌其烦地站到台前,语重心长,“请大家不要拍照、关掉手机,表演进行中不要鼓掌”。2018年《水月》在某地演出现场,因观众席亮起闪光灯,林怀民不惜关掉大幕重新开场。

乌镇戏剧节正如如火如荼,青年竞演再度启幕时,黄磊2019年

“摔手机”视频又一次被翻出:“请大家关掉手机,不是静音、不是飞行模式,因为哪怕是震动也会影响旁边收音的机器。不要把手机放在裤兜或是膝盖上,看得投入时,手机‘吧嗒’摔在地上,真的惊心动魄。”

随着演出越来越多,越来越频繁,公众当以怎样的态度来欣赏演出?可以看到,剧场礼仪正一点一滴深入人心,但要真正做到“开演,关机”还有很长一段路。或许就像“陶身体剧场”艺术总监和编舞陶冶说的,观演关系本身就是共生共长,良好观剧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,也需要观演双方共同努力和促进。 朱渊